

## 沙特与阿联酋结构性竞争的三重逻辑 及其区域秩序效应<sup>\*</sup>

王 佳

**摘 要：**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加剧，沙特与阿联酋的双边关系正由传统的协调合作模式转向结构性竞争的新态势。近年来，双方在能源经济、地缘战略及国家软实力构建等关键领域的竞争几乎同步展开。这种竞争并非孤立议题上的偶发分歧，而是由两国转型路径趋同与战略定位重叠所驱动的结构性竞争。它主要包含三重逻辑：能源逻辑以产量调控、出口策略与转型路径的主导权为轴心；地缘逻辑以中东区域秩序的塑造与争夺为核心；软实力逻辑以体育、经济与文化外交为手段，驱动双方构建差异化的国家品牌。三重逻辑各有侧重，又相互嵌套。能源地位支撑地缘影响力，地缘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制度平台，软实力的国际认可度又反向增强能源与地缘博弈中的议价能力。整体而言，结构性竞争的三重逻辑不仅重塑着海湾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也对中东未来的区域秩序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沙特；阿联酋；结构性竞争；能源政治；国家品牌

**作者简介：**王佳，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长沙 410081）。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3-0079-2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 2022 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贸易新业态对湖南省与北非地区经贸互动的影响研究”（22YBQ032）的阶段性成果。

在全球权力结构深度调整、地缘政治碎片化与能源格局重塑的多重变动下,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正经历一轮结构性重构。长期以来,沙特与阿联酋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两大核心国家,因宗教认同、体制近似与共同安全威胁,维持了较高等度的战略协同。然而,近十年来,伴随地区权威性秩序的式微以及两国国家发展路径的日益分化,这种协同关系正让位于制度性、多维度的战略竞争格局。但竞争的升级并未瓦解两国间深层的结构性纽带,共同的能源利益、安全互嵌与制度关联构成了竞争的约束条件,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从协调共谋逐渐演化为结构性竞争,成为驱动当前海湾内部再平衡的重要变量。

这一战略分化产生于后美国中东格局中地区自主性上升、国家意志强化及多极秩序竞争的结构背景中<sup>①</sup>。随着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两国试图以国家主导方式主动塑造地区秩序,并借助“能源—地缘—资本”三重杠杆实现国家发展蓝图。沙特的“2030 愿景”与阿联酋的“2050 战略”虽方向一致,但在路径选择、对外布局及软实力建构上形成趋同性竞争,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议题中双方都试图建立制度性主导地位。有学者指出,2021 年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增产问题上的冲突,已不再是技术性谈判分歧,而是反映了国家间在全球能源转型下战略定位的深层张力<sup>②</sup>。2021 年增产冲突暴露的协调困境,在 2026 年 4 月 28 日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sup>③</sup>后演化为制度性断裂。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安全压力与地区博弈是直接诱因,但更深层的根源在于两国在产量配额与油市治理路径上的长期分歧。更为关键的是,两国还在也门、苏丹等地通过代理方式展开区域影响力争夺,削弱了海合会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制度权威。此外,沙特力图重塑

---

① F. Gregory Gause, *Beyond Sectarianism: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Brookings Doha Center, No. 11, July 2014, pp. 1–27.

② Abdullah Baabood, “The Futur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mid Saudi-Emirati Rivalry,” *Malcolm H. Ker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October 30,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12/the-future-of-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amid-saudi-emirati-rivalr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③ 张樵苏:《阿联酋宣布将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新华社,2026 年 4 月 28 日,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428/2258a26fa9a648e8bf287bafefe428e/c.html>, 上网时间:2026 年 5 月 1 日。

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阿联酋则着力成为“全球南方外交”中的务实中间力量。这种多维竞争已由传统安全与能源领域向意识形态输出、国家品牌塑造及全球治理参与等软性权力延展,呈现出区域多极中枢化与权力分布结构性张力的并存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重逻辑的竞争并非平行独立展开,而是存在清晰的传导机制:能源领域的市场地位与技术优势构成地缘影响力的物质基础,地缘战略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安全信誉与制度平台,而软实力的国际认可度又反向增强了能源合作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和地缘博弈中的话语权,三者相互传导、彼此强化,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竞争体系。

基于此,本文聚焦以下核心问题:沙特与阿联酋之间为何呈现出结构性竞争的关系特征?这种结构性竞争在能源、地缘与软实力三个维度上遵循怎样的内在逻辑?其演变又将如何重塑区域合作格局,并向全球层面产生何种溢出效应?

在已有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沙特与阿联酋的互动,相关成果大多聚焦于以下几类视角:一是合作视角下的战略协同研究,聚焦两国在海合会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强调其在维护地区稳定<sup>①</sup>、协调能源政策与推动经济多元化方面的协同作用<sup>②</sup>。二是竞争视角下的地缘与经济分歧研究,在地缘领域,阿联酋通过在非洲之角与红海沿岸的“灵活联盟”战略规避沙特主导,凸显区域主导权竞争<sup>③</sup>;在能源领域,已有研究揭示了两国在原油定价与新能源投资上的利益脱钩态势<sup>④</sup>。此

---

<sup>①</sup> Christian Koch, “The GCC as a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KAS International Reports*, No. 11, 2010, pp. 23–35.

<sup>②</sup> David Ottaway and Marina Ottaway, *A Tale of Four Worlds: The Arab Region after the Upris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p>③</sup> Stoddard Ed and Sorina Toltica, “Practising Remote Warfare: Analysing the Remote Character of the Saudi/UAE Intervention in Yemen,” *Defence Studies*, Vol. 21, No. 4, 2021, pp. 447–467. Neil Quilliam, “Saudi Arabia, the UAE and Turkey: The Political Drivers of ‘Stabilisation’,” in *Stabilis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Actors and New Approache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p. 139–161. 孙德刚、喻珍:《从威胁平衡到多元平衡:“新中东”视野下的阿联酋对冲战略》,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2期,第67–95页。

<sup>④</sup> Anas F. Alhajji and David Huettner, “OPEC and World Crude Oil Markets from 1973 to 1994: Cartel, Oligopoly, or Competitive?,” *The Energy Journal*, Vol. 21, No. 3, 2000, pp. 31–60.

外,亦有研究聚焦沙特与阿联酋在金融<sup>①</sup>、农业<sup>②</sup>等具体领域的竞争动态,涵盖中东东北非地区银行业兼并走势、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等议题。三是将沙特与阿联酋互动置于中东权力结构重塑背景中的综合研究。此类研究强调,在多极化趋势深化与外部干预相对弱化的背景下<sup>③</sup>,海湾国家的竞合关系正催生一种后美国时代的区域秩序新模型<sup>④</sup>,部分研究还引入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视角,指出沙特与阿联酋的战略转向不仅重塑中东格局,也映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大话语权与战略自主的普遍趋势,并由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合作环境与政策走向提出了新的议题。<sup>⑤</sup>

以上研究为认识沙特与阿联酋间的竞争动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但从研究角度而言,多数研究对两国竞争进行单一维度或议题式分析,鲜有从结构性竞争的整合视角揭示三重逻辑同步展开的共同驱动因素及其相互传导机制,在两国间的软实力与国家品牌建构竞争研究上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从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多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主要分析框架,学科独立性较强,而交叉运用经济学、外交学、战略学、区域国别学、认知语言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和以阿拉伯语文献进行解读的研究稍有不足;从研究立场和来源而言,现有研究现有成果多以西方视角为主,本土立场与非西方学术声音有所不足。沙特与阿联酋均是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其竞争与合作与中国的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中国

---

① Diego Anzoategui, María Soledad Martínez Pería and Roberto Rocha, “Bank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ern Africa Region,” *Review of Middle East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6, No. 2, 2010, pp. 26–48. Michael Polemis, “Doe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Exist in the MENA Region?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Sector,”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67, No. S1, 2015, pp. S74–S96.

② Alaa M. R. Elsabea, “A Comparative Study for Competitiveness of Dates from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 the World Market,” *Acta Horticulturae*, Vol. 882, 2010, pp. 629–643.

③ [伊拉克]福齐·祖拜迪:《多极世界中的海湾指南针》,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2023年2月24日,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ar/policy-analysis/albwslt-alkhlyjyt-fy-alm-mtd-dalaqtab>,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9日。

④ Fawaz A. Gerges, *The New Middle East: Protes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丁隆、李楠:《现实主义视阈下阿联酋外交转型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1期,第130–154页。

特色区域国别学架构下加强对上述议题的关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结构性竞争为核心分析视角,在区域国别学框架下,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经济学与传播学方法,结合阿拉伯、中国学者的研究,剖析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地缘及软实力领域的竞争展开逻辑及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探究这一结构性竞争对区域秩序重塑与“一带一路”合作环境的深远影响,以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

## 一、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博弈中的竞争性协调逻辑

沙特与阿联酋作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其石油产量及政策调整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双方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亦日益加剧,涵盖了石油产量控制、出口策略、市场份额争夺以及能源战略与地缘政治布局等多个维度。

### (一) 石油资源主导下的产能对比与市场竞逐

根据 2025 年最新数据显示,沙特拥有全球约 15% 的已探明石油储量(2,672 亿桶)<sup>①</sup>,日产量约 950 万桶(2023 年),位居全球第二<sup>②</sup>;阿联酋储量 1,130 亿桶(全球第六),日产量约 340 万桶<sup>③</sup>。2024 年,沙特原油出口额达 1,911 亿美元(全球占比 15.2%)<sup>④</sup>,远超阿联酋的 1,149 亿美元(9.1%)。除地质结构的影响外,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产量、出口及市场份额上所呈现的差异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影响。

第一,投资方向与地域布局差异。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产业链上的资本投入持续增长,但在投资方向与地域布局上呈现出显著分化。沙特阿美主

<sup>①</sup> “Saudi Arabia Oil Reserve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atistics,” *Worldometer*, 2025,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oil/saudi-arabia-oil/>,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sup>②</sup> “Oil Production by Country,” *Worldometer*, 2024,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oil/oil-production-by-countr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sup>③</sup> “United Arab Emirates Oil Reserve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atistics,” *Worldometer*, 2025,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oil/united-arab-emirates-oil/>,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sup>④</sup> Team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4*, OPEC, 2024, p. 48.

要集中于本土能源体系的纵深开发,其资本支出从 2021 年的 319 亿美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496 亿美元,重点包括沙特吉赞炼油厂(Jazan Refinery and Terminal Project)扩建与天然气资源开发<sup>①</sup>。这一趋势显示沙特能源战略仍以巩固本土生产能力与能源安全为主,投资呈现高度集中化与本土化特征。相较之下,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ADNOC)虽亦计划于 2023~2027 年间投入 1,500 亿美元(年均约 300 亿美元)<sup>②</sup>,但其投资更侧重于国际市场的拓展。2023 年,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启动了对德国与阿根廷合资公司温特夏尔迪亚(Wintershall Dea)的收购谈判,试图扩大在欧洲与拉美地区的油气资产布局<sup>③</sup>。同时,阿联酋的可再生能源公司马斯达尔(Masdar)迅速推进全球化扩张,其装机容量已由 2022 年底的 20GW 提升至 2024 年的 50GW 以上,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及非洲市场<sup>④</sup>。这表明,阿联酋在能源投资中的地理重心更倾向于外部市场,并以并购与合作项目为主要路径。从结构逻辑看,沙特凭借其在原油产能和政策集中度方面的先发优势,依托本土资源禀赋构建垂直一体化体系,而阿联酋则通过资本外延化与技术输出寻求国际话语权。两国投资布局的差异不仅反映出各自战略路径的分化,也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力空间。

第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沙特在能源技术研发领域明显领先于阿联酋。根据 IFI 专利服务公司(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CLAIMS)发布的 2023 年全球专利 250 强排行榜,沙特阿美拥有约 16,705 个活跃专利家族<sup>⑤</sup>,是中东地

① “Saudi Arabia’s Crude Oil Exports in July Hit Almost One-year Low,” *Reuters*, September 1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saudi-arabias-crude-oil-exports-july-hit-almost-one-year-low-2024-09-19/>,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9 日。

② “United Arab Emirates Invests to Meet 2027 Crude Oil Production Capacity Goal,”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February 5, 2024,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analysis/country/ARE>,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5 日。

③ “ADNOC Exploring Acquisition of BASF’s Wintershall Dea,” *Reuters*, November 2023,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deals/adnoc-exploring-acquisition-basfs-wintershall-dea-unit-bloomberg-news-2023-11-23/>,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6 日。

④ Aziizi Tumusiime, “Masdar’s Renewable Energy Capacity Reaches 50GW with 150% Surge,” *Masdar*, January 16, 2025, <https://www.utilitybusinessmena.com/renewable-energy/masdar-renewable-energy-capacity-reaches-50gw-with-150-surge>,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6 日。

⑤ 专利家族指同一项发明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提交申请、由此形成的一组相互关联的专利文件。

区唯一入榜的石油能源企业<sup>①</sup>;2024年其在美国专利授予量达917项,位居第33位<sup>②</sup>。沙特阿美在传统油气生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及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低碳技术等领域均实现了多项突破<sup>③</sup>,其技术优势依托国内外多个研发中心、多学科高水平研发团队,以及自主创新、合作研发与国际并购相结合的技术获取模式。相较之下,阿联酋在石油技术创新方面尚未表现出同等规模和深度,技术能力的不对称构成了两国能源竞争中的重要结构性变量,但也使阿联酋更倾向于通过资本并购和国际合作弥补技术短板,形成了与沙特不同的竞争路径。

第三,生产及出口策略的互异。受多边贸易、多边关系、市场多样性及美国页岩油革命等多个因素影响,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在生产及出口策略上也略有调整,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沙特作为欧佩克内部的主导力量,长期坚持通过协调减产来维持国际油价稳定,其庞大的产能和技术优势使其能够在油价波动时发挥稳定市场的关键作用<sup>④</sup>。与之相对,阿联酋则采取了更为灵活且市场导向的策略,近年来积极寻求产量扩张,试图扩大市场份额,甚至在2021年欧佩克+会议中提出增产建议,显示出与沙特减产策略的明显分歧。2026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使两国分歧由组织内博弈升级为制度性脱钩。此种生产与出口的结构分化不仅反映了两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竞争,也体现出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安全、经济结构调整及国际影响力扩展上的不同路径选择。

<sup>①</sup> “2023 Global 250: The World’s Largest Patent Holders,” *IFI CLAIMS*, January 2, 2024, <https://www.ificlaims.com/rankings/global-250-2023/>, 上网时间:2025年1月2日。

<sup>②</sup> Brian Buntz, “How Trade Secrets, Green Tech, and Asia’s Rise Redrew the 2024 USPTO Patent Map,” *R&D World*, January 28, 2025, <https://www.rdworldonline.com/patent-analysis-2024-asia-leads-tech-innovation-growth>,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sup>③</sup> Steve Brachmann, “Asian Tech Dominance, Examination Backlogs Highlight IFI CLAIMS’ Annual Patent Reports,” *IPWatchdog*, January 10, 2024, <https://ipwatchdog.com/2024/01/10/asian-tech-dominance-examination-backlogs-highlight-ifi-claims-annual-patent-reports>, 上网时间:2025年1月10日。

<sup>④</sup> Team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21*, OPEC, 2021, <https://www.opec.org/assets/assetdb/asb-2021.pdf>, 上网时间:2024年7月6日。

## （二）能源战略转型中的政策目标与优先布局

全球能源转型推动沙特与阿联酋加速调整能源战略,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两国均以多元化与低碳化为目标,但政策重点与优先事项呈现分化。

### 1. 能源战略的目标

2015 年以后,受地缘竞争、供需平衡及国内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驱动,沙特开始积极参与非石油能源市场。可持续发展是沙特“2030 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实现 5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60 年实现零排放<sup>①</sup>,太阳能和氢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尽管新能源政策使沙特在全球政治舞台上获得了一定话语权,但一些政策评论家认为这些政治影响可能会反作用于沙特的全球政治地位和安全。<sup>②</sup>与此同时,阿联酋也于 2017 年启动了“2050 能源战略”,该战略也是阿联酋第一个统一能源战略,以期平衡供需与环境义务,并创造有利于增长的经济环境<sup>③</sup>。根据该战略部署,到 2030 年阿联酋至少 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12%来自洁净煤,12%来自核能,旨在 2050 年将清洁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 25%提高到 50%,并将发电碳足迹减少 70%,采用以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满足阿联酋的经济要求并实现其环境目标。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双方在新能源战略中既具有共通,也存有差异。一方面,沙特与阿联酋都致力于提升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并对该比例分别进行了长短期规划;另一方面,沙特的能源战略目的落脚点在于能源结构多元化、能源转型及政治力量赋能,而阿联酋能源战略的核心则是满足阿联酋因经济快

---

<sup>①</sup> “Saudi Arabia Renewable Energ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ptember 13, 2019, <https://www.trade.gov/market-intelligence/saudi-arabia-renewable-energy>,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19 日。

<sup>②</sup> Hadi Fathallah, “Saudi Energy Policy and Global Order,” *Sad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1,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2023/04/saudi-energy-policy-and-global-order?lang=en>,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19 日。

<sup>③</sup> “UAE Energy Diversification,” *UAE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https://www.uae-embassy.org/discover-uae/climate-and-energy/uae-energy-diversification>,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8 日。“UAE Energy Strategy 2050,” *World Energy Council*, <https://www.worldenergy.org/world-energy-community/impact-projects/entry/united-arab-emirates-uae-energy-strategy-2050-project>,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速增长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由此可见,虽然两国能源战略整体目标都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但沙特在能源战略中的政治诉求和考量更多。

## 2. 能源政策的重点和优先事项

在具体政策优先序上,两国呈现出明显分化。沙特将非石油能源开发和出口作为首要重点,其“2030 愿景”计划将非石油 GDP 比重从 16% 提高到 50%<sup>①</sup>。为此,沙特以氢能为突破口,计划每年生产 400 万吨清洁氢<sup>②</sup>,公共投资基金 (PIF) 已投资多个氢能项目<sup>③</sup>;同时,2021 年启动的沙特绿色倡议 (SGI) 聚焦减排、绿化与土地海洋保护三大目标<sup>④</sup>,推动碳循环经济发展;此外,沙特还通过多项激励措施加速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投资与研发,力争在地区能源转型中占据先机。阿联酋的政策重心则集中于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近年来阿联酋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了 400 亿美元<sup>⑤</sup>,预计到 2050 年将投资超过 1,600 亿美元实现净零排放<sup>⑥</sup>。在具体路径上,一方面阿联酋通过 2021 年启动的国家水和能源需求管理计划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计划到 2050 年将交通、工

① “KAPSARC Investigates Ways to Diversify Non-oil Exports to Achieve Saudi Vision 2030,” *Saudi Gazette*, October 22, 2021, <https://saudigazette.com.sa/article/612550/BUSINESS/KAPSARC-investigates-ways-to-diversify-non-oil-exports-to-achieve-Vision-2030>,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② Jane Nakano, “Saudi Arabia’s Hydrogen Industrial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audi-arabias-hydrogen-industrial-strategy>,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③ “NEOM Green Hydrogen Company Completes Financial Close at a Total Investment Value of USD 8.4 Billion in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Free Green Hydrogen Plant,” *NEOM*, May 22, 2023, <https://www.neom.com/en-us/newsroom/neom-green-hydrogen-investment>,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④ “Saudi Green Initiative and Green Middle East Initiative,” *Climate Change Laws of the World,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arch 1, 2021,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saudi-green-initiative-and-green-middle-east-initiative\\_dfb3](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saudi-green-initiative-and-green-middle-east-initiative_dfb3),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⑤ [阿联酋]萨布里·萨克尔:《阿联酋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达 6000 亿迪拉姆,直至 2050 年》(阿拉伯文),载《宣言报》,2024 年 4 月 17 日, <https://www.albayan.ae/economy/uae/2024-04-17-1.4856732>,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6 日。

⑥ Humayun Tai, Hamid Samandari, Daniel Pachthod, Evan Polymeneas, Alex Bolano, Madelina Pozas Pratt, and Filippo Lodesani, “The Energy Transition: A Region-by-Region Agenda for Near-Term Action,” *McKinsey & Company*, December 1,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lectric-power-and-natural-gas/our-insights/the-energy-transition-a-region-by-region-agenda-for-near-term-action>,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业和建筑业能源消耗减少 40%，并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 50%<sup>①</sup>。尽管两国都在推进能源多元化与转型，但沙特侧重于非石油出口的开拓，阿联酋更聚焦于能源消费端的效率提升。

### 3. 可持续能源发展

从国际能源治理与气候政策实践来看，可持续能源通常被界定为来源于自然过程且能够持续补给的能源形式，具有资源可再生性与环境低影响性，其主要类型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等。<sup>②</sup> 2020 年以来，沙特与阿联酋都将发展可持续能源作为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步骤，并取得了一部分成效（见表 1）。

表 1 2011~2024 年间部分阿拉伯国家可持续能源能力 （单位：兆瓦）

年份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约旦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卡塔尔	阿曼	科威特	也门	巴林
2011	13	3	17	2,274	857	282	39	—	0	1	1
2012	13	14	17	1,865	857	285	39	—	0	1	1
2013	128	22	17	1,895	857	288	40	1	3	2	1
2014	136	24	17	1,902	1,501	292	42	1	4	5	6
2015	134	24	200	2,311	1,579	298	23	2	7	60	6
2016	136	24	514	2,311	1,501	318	24	2	24	81	7
2017	354	37	635	1,594	1,497	331	24	8	25	103	7
2018	601	87	1,074	1,594	1,499	347	24	26	46	253	7
2019	1,936	112	1,374	1,594	1,500	368	24	76	97	254	10
2020	2,334	412	2,088	1,594	1,509	382	24	179	97	258	11
2021	3,003	442	2,460	1,594	1,530	482	824	205	97	258	22
2022	3,606	843	2,615	1,599	1,557	1,167	824	705	114	264	48
2023	6,075	2,988	2,638	1,599	1,557	1,297	1,699	722	114	290	59
2024	6,144	4,743	2,725	1,599	1,557	1,297	—	722	114	410	69

资料来源：IRENA, *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bu Dhabi, March 2025.

① “UAE Launches National Water and Energy Demand Management Programme,” *Emirates News Agency (WAM)*, August 4, 2021, <https://www.wam.ae/en/details/1395302957699>,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②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6–10.

从可持续能源发展现状来看,沙特与阿联酋都是拥有充足太阳能资源和少量风能资源的国家。阿联酋虽起步较晚,但当前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已处于中东阿拉伯国家领先地位。2019年后,沙特开始加快该领域的发展,增长率达到了375%,增长速度快于阿联酋。根据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的估计,2021年至2025年间,可再生能源将占沙特所有电力项目价值的22%,而阿联酋这一比例为8%。<sup>①</sup>在可预见的未来,沙特将进一步缩小与阿联酋在可持续能源能力上的差距,两国也将在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可持续能源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沙特与阿联酋在可持续能源发展上的竞争动态还体现在龙头企业层面。沙特的阿克瓦电力公司(Acwa Power)拥有超过42吉瓦的电力项目,而阿联酋马斯达尔在与阿布扎比国家能源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Energy Company)及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建立新伙伴关系后,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扩大至23吉瓦。<sup>②</sup>两家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域外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沙特可持续能源企业实力正在不断增强,大企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可持续能源的整体发展。此外,根据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Arab Petroleu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数据,沙特在可持续能源领域的计划投资额居中东首位(约600亿美元),但阿联酋凭借马斯达尔公司的国际化布局和高效执行力,实际投资额略超沙特,体现出先外后内的务实策略与全球化视野<sup>③</sup>;沙特则依赖NEOM等超大型项目,高技术门槛与长建设周期限制了短期产出<sup>④</sup>。两国投资策略的分化为中国“一带一路”新能源合作带来差异化机遇,即沙特氢能项目与中国清洁能源装备需求高度契合,阿联酋则通过马斯达尔在沿线国家的布局为中国企业提供灵活的技术合作平台。

<sup>①</sup> *MENA Energy Investment Outlook 2021-2025*, APICORP: Dammam, May 2021.

<sup>②</sup> Li-Chen Sim, “Renewable Power Policie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8,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renewable-power-policies-arab-gulf-states>, 上网时间:2025年5月19日。

<sup>③</sup> “Masdar to Develop 440 MW Solar Projects in Uzbeki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uly 14, 2021, <https://www.mofa.gov.ae/en/mediahub/news/2021/7/14/14-07-2021-uae-uzbekistan>,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sup>④</sup> Margherita Stancati and Rory Jones, “Saudi Arabia’s \$500 Billion Desert Dream Just Keeps Getting Wei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2024, <https://www.wsj.com/finance/saudi-arabia-neom-sindalah-15b9f25a>,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9日。

### (三) 能源体系重构中的角色分化与竞争演进

#### 1. 全球能源市场的旧秩序

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传统格局中,沙特凭借全球约 17% 的石油储量、多元化的出口渠道、庞大的过剩产能以及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了无可挑战的市场影响力。<sup>①</sup> 这一影响力主要通过欧佩克实现,沙特凭借其在欧佩克内首屈一指的储量与产能优势,长期扮演浮动产油国角色,通过灵活调节产量平抑市场波动;加之其亲美立场与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逐步确立了在欧佩克内的主导地位,深刻塑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运行规则。

#### 2. 全球能源市场的新态势

随着全球能源变革进程的加速,全球能源市场的旧秩序正向新态势转变。一方面,沙特在全球能源市场仍具较大优势。标准普尔<sup>②</sup>全球副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指出,沙特将继续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尤其在氢能领域前景广阔。<sup>③</sup> 沙特维持主导地位的路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以“2030 愿景”、可再生能源项目(NREP)及购电协议(PPA)为代表的战略政策体系,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和私营部门参与;二是通过监管改革和投资保护措施完善法律框架,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成立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SAGIA),简化投资流程,有效提升了外国投资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阿联酋逐步引领新能源发展之路。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在第 17 届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示,阿联酋已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投资了价

---

<sup>①</sup> Majid Al-Moneef, “The Evolution of Saudi Arabia’s Role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and in the OPEC,”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MEDEA Institute, the Egmont Institute and the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 Belgium, Brussels, May 12, 2011.

<sup>②</sup>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创立于 1860 年,是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公司 1941 年合并而成金融分析机构,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是一家专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独立信用评级、指数服务、风险评估、投资研究和数据服务的公司,在业内一向处于领先地位。

<sup>③</sup> “KSA to Continue Playing Key Role in Traditional and Renewables Energy Sectors: S&P Global top official,” *Arab News*, February 5,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45141/business-economy>,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9 日。

值 5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sup>①</sup> 在过去十年中,阿联酋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全球领导者,其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在国内开发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建构国际话语权;加强全球投资,在 25 个国家的 49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超过 120 亿美元;大力发展可持续能源技术,以马斯达尔为代表推动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些举措使阿联酋初步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生态系统,在确保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

然而,这种竞争并非没有边界,其强度始终受到若干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首先,欧佩克+框架构成了两国能源博弈的制度性约束。沙特与阿联酋虽在产量配额分配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深知,单方面增产举措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对国际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与双方在欧佩克框架内维护价格稳定的共同利益相悖。2023 年石油收入仍分别占沙特和阿联酋政府财政收入的约 62%<sup>②</sup>和 30%<sup>③</sup>,这一财政关联性使得双方在竞争中始终保留政策协调的底线。其次,两国在亚洲市场的客户结构高度重叠,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同时是沙特和阿联酋最大的原油出口目的国,恶性价格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这种市场互嵌客观上迫使双方在出口策略上维持竞争性协调而非“零和博弈”。再次,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两国的产业优势呈现互补性,沙特在氢能生产技术和大型项目开发上具备规模优势,而阿联酋通过马斯达尔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分销与投资网络,双方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上存在潜在的协作空间。因此,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领域的结构性竞争始终在制度约束、市场互嵌与产业互补的多重框架内运行。竞争本身驱动着双方效率的持续提升,而上述结构性因素则为其划定了不逾越系统性风险

<sup>①</sup> “President Highlights UAE’s Ambitious, Yet Balanced, Approac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Outcomes at G20,” *Gulf News*, November 15, 2022, <https://gulfnews.com/uae/government/president-highlights-uaes-ambitious-yet-balanced-approach-to-achieve-sustainable-outcomes-at-g20-1.9201-2503>,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14 日。

<sup>②</sup> Dayan Abou Tine, “Saudi Arabia’s Tax Revenue Surge Fuels 2023 Budget Growth,” *Arab News*, February 18, 2024,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462131/business-econom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14 日。

<sup>③</sup> “Petrostates Set to Lose \$ 8 Trillion on Demand-Hit to Oil and Gas Revenues,” *Carbon Tracker*, December 1, 2023, <https://carbontracker.org/petrostates-set-to-lose-8-trillion-on-demand-hit-to-oil-and-gas-revenues/>,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14 日。

的边界,由此形成一种有界竞争的动态均衡格局。

## 二、沙特与阿联酋在地缘竞争中的可控性分化逻辑

如果说能源领域的竞争为沙特与阿联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杠杆,那么地缘战略层面的博弈则是两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区域主导权的关键环节。尽管过去十年两国合作是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但在部分关键议题上竞争点和分歧日益凸显。

### (一) 多重博弈格局下的海湾战略分流与角色重塑

在大多政治战略问题上,沙特与阿联酋都保持了步调一致,但在部分议题上也显现了地区冲突竞争之势,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也门。英国伦敦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研究员法雷亚·穆斯利米(Farea Al-Muslimi)指出,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矛盾已超出也门范畴,折射出两国在该地区更深层的战略分歧,而也门不过是这一竞争关系最集中的体现。<sup>①</sup> 也门地处曼德海峡入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5 年沙特领导联军军事干预也门,旨在击败胡塞武装并遏制伊朗地区扩张。然而,阿联酋自 2018 年起重新调整战略,将自身利益置于联盟利益之上,开始实施“一系列港口”战略。<sup>②</sup> 这一战略实施使得沙特与阿联酋利益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了两国在也门地区的竞争<sup>③</sup>,阿联酋的“一系列港口”战略聚焦于也门南

---

① Farea Al-Muslimi, “How Saudi-UAE Rivalry Is Reshaping the Yemen War,” *Arab Reform Initiative*,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arab-reform.net/publication/how-saudi-uae-rivalry-is-reshaping-the-yemen-war/>,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14 日。

② Abdullah Baabood, “Seas, Checks, and Guns: Emirati and Saudi Maritime Interests in the Yemen Conflic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16,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5/seas-checks-and-guns-emirati-and-saudi-maritime-interests-in-the-yemen-conflict>,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③ Abdullah Baabood, “The Futur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mid Saudi-Emirati Rivalry,” *Malcolm H. Ker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October 30,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12/the-future-of-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amid-saudi-emirati-rivalr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部主要港口及其周边地区<sup>①</sup>,通过军事设施建设与地方武装训练强化对亚丁湾至非洲之角海上通道的控制;沙特则将战略重心集中在红海沿岸<sup>②</sup>,以确保这条海上走廊的安全,服务于其打造全球旅游和物流中心的更广泛雄心<sup>③</sup>。而阿联酋在也门南部独立中扮演的作用与角色无疑损害了沙特在也门主要盟友的利益,也可能破坏沙特在红海的战略部署,使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沙特与阿联酋对以色列的不同态度也加剧了彼此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自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来,阿联酋与以色列经济关系迅速升温,双边贸易额到2022年已达25亿美元,并签署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首个自由贸易协议。<sup>④</sup>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做出了诸多外交努力,但沙特迄今仍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早在2002年,沙特在《阿拉伯和平倡议》中就明确表示,只有在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提下,才可能承认以色列。这一立场不仅反映了沙特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长期支持,也与其深厚的历史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这一差异化定位使沙特在地区政治与经济博弈中处于相对劣势——阿联酋已率先迈出正常化步伐,沙特却因此在战略竞争中承受更大压力。

沙特与阿联酋在对外战略自主性上的差异,也日益成为双方地缘政策分歧的重要表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日益强调外交自主性,试图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推动多元化外交,而阿联酋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仍然十分牢固。阿联酋不仅是美国主要武器进口国和中东地区最大美国产品出口市

①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Augustin, “Security in South Yemen,”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31, 2019,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security-south-yemen>, 上网时间:2025年5月19日。

② “Saudi Envoy Opens Eight Major Projects in Yemen,” *Arab News*, August 1, 2018,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349596/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③ “Saudi Arabia ‘To Build Oil Port’ in Yemen’s Al-Mahra: Sources,” *Al Jazeera*, August 20,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18/8/20/saudi-arabia-to-build-oil-port-in-yemens-al-mahra-sources>, 上网时间:2025年5月19日。

④ [黎巴嫩]卡里姆·萨希布:《建交三年后:数据揭示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真相》,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与广播电台,2023年9月15日, <https://tinyurl.com/34nnyewa>, 上网时间:2024年7月6日。

场,还积极参与美国领导的多项军事行动,截至 2024 年 3 月,约 5,000 名美军常驻阿联酋<sup>①</sup>。与此同时,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推动国家愿景与经济多元化的关键合作伙伴,但策略取向有所不同。沙特更强调以中国合作推动战略自主和国家重塑,在吉赞港建设中引入中国港湾工程公司<sup>②</sup>,并陆续开通达曼至宁波等中国港口的集装箱航线<sup>③</sup>。阿联酋则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既深度绑定美国安全框架,又通过哈利法港 35 年特许经营权等方式积极吸引中国投资。<sup>④</sup> 这种对全球大国关系的策略性利用也成为双边竞争的组成部分。

此外,在苏丹议题上,沙特与阿联酋也呈现出较大分歧。自 2023 年 4 月苏丹陷入血腥冲突以来,两国作为外部参与者发挥着重要但方向不同的作用。苏丹是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桥梁,两国都将这场冲突视为巩固其区域影响力的机会。2019 年前总统巴希尔下台后,两国利益曾趋向一致,但战略目标的分化导致竞争日趋突出。据《外交政策》网络报道,沙特与埃及合作支持布尔汉 (Abdel Fattah al-Burhan),而阿联酋则通过准军事瓦格纳集团支持无国界部队。<sup>⑤</sup> 这一局面进一步改变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加剧了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紧张态势。

## (二) 多元动因视角下的地缘扩张与演变逻辑

沙特与阿联酋的竞争关系并不是一个长期、固定的状态,它受历史文化、宗

---

①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Issues for U. S. Policy," *CRS Report*, August 21,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products/RS/PDF/RS21852/RS21852.103.pdf](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products/RS/PDF/RS21852/RS21852.103.pdf),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6 日。

② Swapnil Sujal, "Transforming Saudi Arabia As a Maritime Trade Hub," *YIP Institute*, October 26, 2025, <https://yipinstitute.org/article/transforming-saudi-arabia-as-a-maritime-trade-hub>,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③ Angela Yu, "China and Saudi Arabia Strengthen Shipping Ties with New Service and Dry Port," *Lloyd's List*, August 22, 2025, <https://www.lloydslist.com/LL1154602/China-and-Saudi-Arabia-strengthen-shipping-ties-with-new-service-and-dry-port>,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④ Camille Lons, "East Meets Middle: China's Blossoming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0, 2024, <https://ecfr.eu/publication/east-meets-middle-chinas-blossoming-relationship-with-saudi-arabia-and-the-uae/>,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⑤ Talal Mohammad, "How Sudan Became a Saudi-UAE Proxy War," *Foreign Policy*, July 1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7/12/sudan-conflict-saudi-arabia-uae-gulf-burhan-hemetti-rsf/>,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1 日。

教、地缘环境以及自身战略定位等因素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从历史因素看,尽管沙特与阿联酋在多个战略领域保持合作,但两国间的竞争性深植于地缘格局与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因素中。《吉达条约》中的边界争端至今悬而未决<sup>①</sup>;20世纪中期沙特曾干预并阻止阿联酋—卡塔尔海上堤道和管道项目<sup>②</sup>;2009年阿联酋突然退出海合会货币联盟计划,沙特随后短暂关闭两国边境以示抗议<sup>③</sup>。这些历史片段表明,两国间的张力具有深远的制度性根源,也成为当下双边互动与外交决策中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量。

从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看,两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氢能开发及能源技术创新领域的激烈角逐,其地缘效应同样值得关注。围绕关键物流节点和转运通道的控制权,沙特依托红海新城和吉赞港打造全球物流枢纽,阿联酋则以杰贝阿里港和哈利法港为支点,构建辐射印度洋和东非的航运网络。物流中心建设已成为两国推进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双方在海运和物流领域的竞争持续升温,并在此过程中各自寻求借力中国在海湾与红海地区日益深化的经济参与,从中谋取战略空间。

从国家内在发展战略因素看,国家愿景战略的重合是造成沙特与阿联酋在地缘政治博弈竞争的另一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述,沙特“2030愿景”以经济多元化、社会活力与国家雄心为三大支柱,其涵盖领域与阿联酋战略高度重叠。阿联酋也拥有经济愿景和战略,其愿景不仅对其本国公民,而且对阿拉伯地区的许多其他国家都极具吸引力,2023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阿拉伯地区青年连续第十二年将阿联酋列为他们最想居住的国家,同时将其列为本国最应效仿的榜样国

---

① Simon Henderson, “Map Wars: The UAE Reclaims Lost Territory from Saudi Arabia,”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anuary 19, 2006,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map-wars-uae-reclaims-lost-territory-saudi-arabia>,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② Noura Saber Mohammed Saeed Al-Mazrouei, *UAE-Saudi Arabia Border Dispute: The Case of the 1974 Treaty of Jeddah*,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2013, pp. 187-190.

③ Noura S. Al Mazrouei, “The Revival of the UAE-Saudi Arabia Border Dispute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 32, No. 2, 2017, pp. 157-172.

家。<sup>①</sup> 随着沙特和阿联酋的发展战略开始在同一领域展开竞争,以及阿联酋的崛起挑战了沙特的领导角色理念,这些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不可避免地促使两国国家利益产生冲突,其效应不仅局限在海湾地区,还会延伸至世界其他地区。

综上可知,沙特与阿联酋的地缘竞争主要着眼于中东域内,其核心围绕地区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利益的争夺,在手段上以代理人冲突和势力扩张为主要形式。然而,这种竞争始终受制于两国在安全架构和制度框架中的深层互嵌。无论是在也门、苏丹的代理博弈中,还是在各自对大国关系的策略运用上,双方的角力都未突破海合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共同安全底线,由此呈现出竞争激烈却大体可控的结构性特征。伴随两国转型进程的持续推进,地缘竞争还将不断演化,但上述约束条件也将继续界定竞争的边界与强度。与此同时,地缘战略布局所积累的制度平台与安全信誉,也为两国在软实力领域的品牌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支撑。

### 三、沙特与阿联酋在品牌竞争中的差异性共生逻辑

能源实力奠定经济基础,地缘布局确立战略纵深,而软实力竞争则是沙特与阿联酋将上述优势转化为国际认可度和话语权的最终环节。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家品牌对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作用十分明显,其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声誉,还直接影响到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沙特和阿联酋都在努力打造和维护其国家品牌,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对于国家品牌而言,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其构建的语境,其核心逻辑是突破原有外交主体与范围,以软实力资源整合的形式完成跨文化交际与传播<sup>②</sup>。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都聚焦于公共外交领域,通过体育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改善国际形象并增强国际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sup>①</sup> “UAE Named Country Most Young Arabs Would Want to Live in,” *Arab News*, June 20,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324951/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sup>②</sup> 聂书江、张仕勇:《试论公共外交背景下国家品牌构建路径》,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0期,第83页。

### (一) 体育赛事运营与体育国家形象塑造

长期以来,体育与政治一直是相互交织的两个领域,一方面,体育是民族团结精神动力,是推进国家建设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通过体育,也可实现控制社会秩序、进行殖民统治、追求政治权利等目的。<sup>①</sup>当前,沙特与阿联酋都意识到体育外交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双方也都积极推动国际足联世界杯等顶级赛事,这也表明了两国在提高国际认可度和吸引全球关注的战略意图,希望以这些活动为契机刺激国家经济,并借此成为该地区的娱乐中心。根据人权监督机构格兰特自由(Grant Liberty)<sup>②</sup>的报告,2016年至2021年,沙特在体育活动上的支出已超过15亿美元,其中包括赛车、格斗、摔跤、网球、足球、高尔夫等多项运动。与此同时,阿联酋也在致力打造全球体育中心,并已举办过多项备受瞩目的体育赛事,包括迪拜世界杯、阿布扎比大奖赛和迪拜七人制橄榄球赛等。虽然两国都将体育外交作为当前国家品牌的建构方式之一,但二者在战略动机、施行措施上也呈现出不同表征。

从战略动机上看,体育外交是沙特“2030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2030愿景”战略的时间线重合,而“2030愿景”的核心目标则是巩固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将沙特定位为全球投资强国,同时实现经济和收入多元化。<sup>③</sup>作为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沙特体育外交战略既是对沙特长期战略利益的投资,也是对沙特统治政权长寿的投资,其战略动机以政治考量为主。而阿联酋则是将体育外交作为其更广泛的经济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迪拜的做法涉及一种吸引力游戏,旨在吸引游客和航空过境旅客前往该国——只需考虑一下阿联酋航空的足球衫赞助计划就足以说明这一点。”<sup>④</sup>而这也显现了阿联酋在体育外交中的主要考量因素是其经济发展。此外,阿联酋体育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如建立阿联酋女

① 刘桂海:《体育政治化:一个“场域”的理解》,载《体育学刊》2015年第6期,第8-13页。

② “Grant Liberty”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支持和争取全世界的人权。

③ Aaron Ettinger, “Saudi Arabia, Sports Diplomacy and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Vol. 15, No. 3, 2023, p. 541.

④ Ayman Triki, “Interview — Simon Chadwick,”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2, 2023, <https://www.e-ir.info/2023/07/02/interview-simon-chadwick/>, 上网时间:2026年4月1日。

子足球联盟、阿布扎比女子跑步赛和迪拜女子自行车巡回赛等举措。相关举措有助于为女性创造新的体育机会并打破地区性别成见,也使阿联酋与沙特的体育外交形成差异。

从施行措施上看,沙特将目标瞄准了足球明星和高调的赛事。2022 年底,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转会至沙特俱乐部阿尔纳斯尔(AlNassr),2023 年,卡里姆·本泽马(Karim Benzema)和恩戈洛·坎特(N'Golo Kanté)等球星加盟沙特俱乐部阿尔伊蒂哈德(Al-Ittihad),极大提升了沙特的国际关注度。沙特的体育布局还延伸至赛车和高尔夫领域。阿联酋的做法则更为多元化,超越传统体育进入赛马、赛车等小众运动,注重展示综合赛事承办能力。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阿布扎比于亚斯岛举办了终极格斗锦标赛的“格斗岛”系列赛,在几乎所有国际赛事停摆的背景下彰显了政策的韧性和灵活性。

## (二) 经济外交转型与跨国资本布局实践

经济外交通常包括对外援助、经济合作和经济制裁三种形式<sup>①</sup>,当前沙特与阿联酋的经济外交实践主要集中在前两者,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从对外援助来看,沙特与阿联酋都具备援助金额大、以双边形式为主、援助对象多为伊斯兰国家等共同特征<sup>②</sup>,但沙特在规模上明显领先。1996~2019 年间沙特向 83 个国家提供了超过 924 亿美元援助,其 20 年间的援助额超过了阿联酋 1971~2016 年间累计总额,援助规模位列世界第六<sup>③</sup>。这一差异源于沙特近年来在防范外部政治和安全风险方面的战略调整,2014 年以后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沙特援助规模不降反增,证实了其对外援助与石油收入之间的非关联性。2016 年“2030 愿景”提出后,沙特对外援助进一步细化为战略性援助、发展

---

① 赵可金:《经济外交的兴起:内涵、机制与趋势》,载《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57 页。

② 陈沫:《沙特阿拉伯对外援助的特点、动因与效应》,载《西亚非洲》2021 年第 3 期,第 113-136 页。

③ “Country Programmable Aid,”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2024, <https://data.oecd.org/oda/country-programmable-aid-cpa.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26 日。

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三类,有力配合了其内政外交政策。

在经济合作领域,阿联酋的整体优势至今仍较为突出,但沙特近年来对外贸易政策的持续调整,已开始蚕食这一优势。对阿联酋而言,经济外交向来是其对外战略的重心所在,“2021年愿景”和“2071年百年计划”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此。根据《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阿联酋是2023年中东和非洲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一数字较2022年增长35%,较2019年增长124%。<sup>①</sup>更为关键的是,阿联酋开始寻求独立的双边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CEPAs),先后与印度、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这些协议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便利化,也加速了阿联酋的伙伴外交网络建设,使其在经济合作层面上相较沙特仍居于优势地位。

### (三) 文化叙事输出与区域认同形象塑造

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sup>②</sup>伴随着海湾地区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外交手段也更加多样化,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沙特和阿联酋扩大国家影响力、构建国家品牌的重要工具。

沙特将文化外交视为提升国际形象、发展战略沟通的重要工具。沙特文化外交已从传统的宗教事务驱动转向“2030愿景”与“文化愿景”双重框架下的全面重塑,核心目标是强化其作为穆斯林国家领导者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全球影响力。<sup>③</sup>具体举措涵盖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开放,2018年漫威电影35年来首次在沙特上映、沙特首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展和戛纳电影节,娱乐和游乐市场

---

<sup>①</sup>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UNCTAD,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4>, 上网时间:2024年6月20日。

<sup>②</sup>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3页。

<sup>③</sup> Rayan Alyusufi.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udi Arabia’s Public Diplomacy,”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December 14, 2023, <https://usepublicdiplomacy.org/blog/transformation-saudi-arabia%E2%80%99s-public-diplomacy>, 上网时间:2025年7月6日。

预计将从 2024 年的 24.6 亿美元增长至 2033 年的 61 亿美元<sup>①</sup>；二是教育交流，目前约 55,000 名沙特学生在美国学习，通过交换生等途径建立文化联系；三是传播创新，包括建立在线阿拉伯书法平台和文化数据库等数字化手段<sup>②</sup>。沙特文化外交主体还包括私营部门，如素丹亲王基金会与多所世界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从事传播伊斯兰文化、反击负面刻板印象等活动。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沙特的国际形象，建构了新沙特国家品牌。

与此同时，2017 年 5 月，阿联酋成立了软实力委员会 (UAE Soft Power Council)，并于同年 9 月在政府年会上推出了阿联酋软实力战略 (UAE Soft Power Strategy)，旨在通过突出阿联酋的身份、遗产、文化和对世界的贡献来提高该国在海外的全球声誉。该战略以提升阿联酋全球声誉为核心，涵盖经济、文化、旅游与科学等领域的统一方向设定，致力于将阿联酋打造为地区文化艺术之都并塑造成为现代宽容国家的国际形象，<sup>③</sup>构成了当前阿联酋文化外交的主要框架。而阿联酋的文化外交最突出的特征则是集中化的文化外交模式，即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来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和知名度。根据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 (Elcano Royal Institute) 的报告<sup>④</sup>，阿联酋软存在<sup>⑤</sup>指数在 120 个国家中排名第

---

① “Saudi Arabia Entertainment and Amusement Market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Report 2025 – 2033,” *Research and Markets*, May 20, 2025,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5/05/20/3084767/28124/en/Saudi-Arabia-Entertainment-Market-Growth-Trends-and-Forecast-Report-2025-2033-Vision-2030-Spurs-Entertainment-Boom-with-Mega-Projects-and-Investments-in-Saudi-Arabia.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6 日。

② “Ministry of Culture Launches the World’s First e-learning Platform for Arabic Calligraphy and Islamic Decorative Arts,” *Ministry of Culture Saudi Arabia*, April 28, 2020, <https://www.prnewswire.com/ae/news-releases/ministry-of-culture-launches-the-world-s-first-e-learning-platform-for-arabic-calligraphy-and-islamic-decorative-arts-863203178.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6 日。

③ Daniel Gołębowski, “From Europe to the Arab Peninsula,” *Studia Europejskie-Studies in European Affairs*, Vol. 24, No. 4, 2020, p. 164.

④ Iliana Olivie, “Elcano Global Presence Report 2018,” *Elcano Royal Institute*, 2018, <https://media.realinstitutoelcano.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global-presence-2018.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 日。

⑤ 软存在是相对于经济存在和军事存在而言的，衡量一个国家通过非强制性、非经济手段在国际上的投射能力和影响力。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人员流动、信息传播等“软实力”方式在国外的存在程度。参见 Iliana Olivie and Manuel Gracia, *Elcano Global Presence Index: Methodology*, Real Instituto Elcano, July 10, 2023, p. 13.

22位。“信息”“移民”和“合作”是确保阿联酋高居榜单的主要变量。此处“信息”指的是阿联酋在主要国际新闻机构新闻中被多次提及,例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ITARTASS、埃菲社、安莎社和新华社等,凸显了当前阿联酋文化外交的主要着力点。而阿联酋采取这一模式主要是因为其人口结构中的外籍人口比例较高,这使得阿联酋政府不得不采取集中式的文化外交模式加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群体对阿联酋文化的认同感,而这一特征也让阿联酋文化外交策略与沙特文化外交战略有所区别。

尽管两国在国家品牌建设上竞争激烈,但这种竞争同样存在明确的边界与非零和空间。第一,两国的品牌竞争客观上产生了“海湾认知度共升”效应。沙特引进足球明星、阿联酋举办F1赛事,表面上是争夺全球注意力,但这些高调举措共同打破了国际社会对海湾地区“石油+沙漠”的刻板印象,提升了海湾作为整体概念在全球文旅、体育和商业版图中的能见度。这种共同做大蛋糕的外部性效应,使得任何一方的品牌成功都间接惠及另一方。第二,在实际运营层面,两国的文旅与体育产业已形成客源互导的协同关系,前往迪拜的国际游客往往将沙特列为下一站目的地,而沙特举办的国际赛事也为阿联酋航空枢纽带来了可观的过境客流,这种产业链层面的互补使得双方的软实力投资并非纯粹的零和博弈。第三,在国际多边场合,沙特与阿联酋需要协调立场以维护海湾国家的整体话语权,无论是在联合国人权审议、气候谈判还是金砖合作机制中,任何一方遭受的国际形象损害都可能波及另一方,这种声誉上的连带效应,促使两国在相互竞争的同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叙事默契。因此,沙特与阿联酋在软实力维度的结构性竞争以差异化定位为基本路径,沙特侧重政治与宗教叙事重塑,阿联酋侧重经济与技术治理形象,而品牌认知的外部性效应、产业链互补以及国际声誉的关联性则构成了竞争的约束条件,使这一领域的博弈呈现出竞争性共存而非替代性对抗的格局。

## 四、沙特与阿联酋竞争演化的区域与全球影响

### （一）区域层级的影响

沙特与阿联酋的持续竞争,既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决策能力产生影响,也使海湾内部博弈逐步从域内延伸至周边国家。海合会自 1981 年成立以来,长期在沙特主导下承担区域协调功能,但两国分歧的公开化已使这一机制日益形式化。2009 年,阿联酋以货币联盟央行选址利雅得为由单方面退出,为两国在海合会框架内的博弈埋下伏笔。此后,沙特绕开海合会框架与伊朗达成和解,阿联酋与巴林单方面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正常化协议,均绕开海合会的集体商议程序。重大外交决策的单边化趋势日趋明显,海合会逐渐退化为一个背书平台,而非协调机构。<sup>①</sup> 而这一机制弱化的后果也影响了其他海合会国家,卡塔尔、阿曼等其他成员国也加速发展各自的独立外交路线,组织内部的政策协同能力进一步被稀释。<sup>②</sup>

也门战争与苏丹内战是海合会政策协同机制退化的集中体现。两国最初以联合阵线介入,但随着战事演进,沙特着力维护也门的统一中央政权,阿联酋则转而扶持也门南部分离势力以控制战略港口。2025 年 12 月,沙特主导的联盟对也门穆卡拉港发动空袭,目标直指从阿联酋运来且据称是供南也门分离武装使用的武器装备,阿联酋随后宣布撤出在也门的剩余军事人员。<sup>③</sup> 苏丹内战中,沙特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并主导吉达和谈,阿联酋则被广泛指认为向快速支援部队

---

<sup>①</sup> Abdullah Baabood, "The Futur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mid Saudi-Emirati Rival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30,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12/the-future-of-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amid-saudi-emirati-rivalr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sup>②</sup> Máté Szalai, "The GCC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amid Regional Instability," *Clingendael Institute*,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gcc-between-competition-and-coordination-amid-regional-instabilit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sup>③</sup> Susannah George and Sudarsan Raghavan, "Saudi Arabia Strikes Yemen Port al-Mukalla over UAE Weapons Ship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0,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5/12/30/saudi-arabia-yemen-strikes-uae-mukalla/>,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提供援助,苏丹内战由此成为海湾地缘博弈向红海西岸延伸的又一场域。<sup>①</sup> 这些代理冲突的共同后果是,有效的区域多边协调持续缺位,冲突长期化的代价由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共同承受。

这一竞争逻辑的影响并不止于具体冲突。两国在红海沿岸与非洲之角竞相争夺港口控制权与战略支点,进一步挤压了区域多边合作的空间,同时也为美国、中国、土耳其等域外行为体提供了战略楔入的机会。红海走廊的安全治理也因此陷入多方布局、无人主导协调的困境,区域秩序的碎片化程度持续加深。

## (二) 全球层级的影响

在能源领域,沙特与阿联酋的利益分歧已对欧佩克+的减产机制构成持续压力。阿联酋近年来大幅扩张产能,多次要求提高配额,并于2021年公开威胁退出欧佩克+,最终以获准配额上调作为留守条件。<sup>②</sup> 这一博弈暴露了两国目标之间的深层矛盾,即沙特需要高油价以平衡财政,阿联酋则倾向于在需求见顶前尽快变现储量。两种逻辑在同一个减产框架内难以长期共存。而这一裂痕已有现实印证,欧佩克+自2025年起逐步松动减产协议,国际油价随之跌至四年低点,各方上游投资预期普遍下调<sup>③</sup>。如果这种松动持续,沙特一旦承压增产,伊拉克、阿联酋等成员跟进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sup>④</sup>,欧佩克+作为价格协调机制的实质效力或将进一步空心化。

在地缘领域,两国在红海沿岸与非洲之角的前沿布局已产生跨区域的连锁效应。巴布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之一,约10%至12%的海上贸易经此通过,两国在也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等地争夺港口与军事节点的行动,

<sup>①</sup> Yoel Guzansky, "From Quiet Competition to Open Rivalry: Saudi-UAE Relations,"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ebruary 11, 2026,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saudi-arabia-uae-2026/>,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sup>②</sup> "OPEC and OPEC+,"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24,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ope-and-ope>,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sup>③</sup> "Executive Summary-Turbulent Times in Oil Market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5, <https://www.iea.org/reports/oil-2025/executive-summary>,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sup>④</sup> Karen E. Young and Tatiana Mitrova, "Repercussions of Saudi Oil Decisions Amid Competing Trump and OPEC+ Priorities,"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SIPA*,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repercussions-of-saudi-oil-decisions-amid-competing-trump-and-ope-priorities/>, 上网时间:2026年4月4日。

直接影响着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性。有研究指出,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竞争性介入,已将海湾国家之间的竞争延伸至这一区域。<sup>①</sup>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亦指出,沙特与阿联酋在红海沿岸分别构建港口与安全网络,使区域安全治理难以形成合力,为域外行为体的战略介入提供了条件。<sup>②</sup>

在软实力领域,两国的竞争已在国际排名上有所体现。两国争相举办世界级活动的竞争已在国际认知层面留下可量化的印记。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全球软实力指数》统计,阿联酋软实力排名从 2020 年的第 18 位攀升至 2025 年间的第 10 位,沙特同期从第 26 位升至第 20 位。这一跃升与阿联酋承办世博会(Expo 2020)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The 28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沙特主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等一系列高知名度国际会议密切相关。<sup>③</sup> 观察研究基金会中东中心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竞争性的软实力提升,已逐步打破了国际社会长期将中东国家定格为资源出口国或冲突发生地的固有印象,使海湾国家开始以治理范本和全球议题塑造者的姿态进入国际视野。

## 五、结语

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地缘战略与软实力领域的竞争态势,并非三个孤立议

---

① Hesham Alghannam, “Saudi Arabia in Africa: Sound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y, or Resource Exploit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16,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9/saudi-arabia-in-africa-sound-economic-and-geopolitical-strategy-or-resource-exploitation?lang=en>,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② Theodore Murphy, “Trading Bases: The Red Sea Tinderbox and the Maritime Econom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5, 2024, <https://ecfr.eu/article/trading-bases-the-red-sea-tinderbox-and-the-maritime-economy>,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③ Brand Finance, “Soft Power Champions: Gulf Nations Enhance Nation Brand Perceptions Faster than Peers,” *Global Soft Power Index*, February 29, 2024, <https://brandfinance.com/press-releases/soft-power-champions-gulf-nations-enhance-nation-brand-perceptions-faster-than-peers-global-soft-power-index>,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4 日。

题上的平行博弈,而是由国家转型路径趋同所驱动的结构性竞争在不同维度上的同步展开。三重逻辑之间存在清晰的传导链条。能源市场地位构成地缘影响力的物质基础,地缘战略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安全信誉支撑,而软实力的国际认可度又反向增强了两国在能源谈判和地缘博弈中的议价能力。正是这种相互传导与彼此强化的关系,使得两国的竞争呈现出“三维联动”的整体特征,而非各自为战的碎片化分歧。2026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是这一竞争在能源维度上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也可能向地缘与软实力领域延伸。与此同时,每个维度的竞争都受到特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能源领域的欧佩克+框架与市场互嵌、地缘领域的共同安全威胁与制度约束、软实力领域的品牌外部性与声誉关联,这些约束条件使竞争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未演化为全面对抗。但阿联酋的退出也说明,这些约束并非一成不变。当国家转型的需要超出既有制度的承载能力时,原有约束就可能被打破或重新调整。

这种结构性竞争既为海湾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治理创新注入了动力,也因也门、苏丹等冲突中的立场分歧、红海地区的地缘摩擦以及国家品牌建设中资源的重复投入而积累了不稳定因素。未来,两国有望在结构性竞争与功能性协调相结合的动态模式中寻求平衡,借助区域合作基金、联合创新平台和多边机制缓解治理分化,巩固合作基础。沙特“2030愿景”已迈入第三阶段执行与交付的高峰期,阿联酋的长期战略部署也在同步推进,两国能否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与金融枢纽建设上形成互补而非重复布局,将直接影响未来海湾秩序的稳定性的。这一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演进不仅正在重塑海湾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一带一路”倡议及跨区域合作产生着广泛影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对沙特与阿联酋竞争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新动向,包括数字治理、绿色金融等新兴议题。通过考察区域外行为体的协调作用,为理解中东区域秩序的动态演变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